

过年的记忆

拜年

■林怀宸

记得这是40多年前的事了,那时候我年仅10来岁。事情其实很小:那是正月头某天,祖母带我去去姑婆家拜年。因路上发生过小风波,故至今记忆犹新。

老家的习惯,新年走亲戚一般从正月初二开始。女儿女婿回娘家拜年需最先安排。接着是娘家人回访,连襟之间互相拜年。集中接待亲戚上门的日子,每年相对固定,这天家里需摆酒宴请客人,称为“会客”。我家亲戚较多,正月初十前除了自家“会客”,几乎每天都是走亲戚、吃摆酒。几家远房亲戚直至正月初十以后才去拜年,其中包括姑婆家。

去姑婆家拜年前晚,母亲准备了拜年“伴手”:一只八角碗盛满白烧肉,放进挈盒(方言叫“卷格儿”),盖上,上面加一个“纸蓬包”。白烧肉在亲戚间互相拜年转来转去,已逾10天,因担心变味,母亲重新烧过。“纸蓬包”又叫“红封”,是用厚“纸蓬”外加红纸折成的梯形纸盒,长约6寸,仅装少量干荔枝、干龙眼或者糕点。

这天早晨,阳光明媚。祖母提着挈盒带着我出发了。这是一段平直的土路。走到半路,我突发孝心,叫祖母让我提一会儿挈盒,祖母答应了,还特地交代我“留心”。木质挈盒稍有些沉,没几分钟就感到吃力了。

突然,我的右脚碰到什么硬物,一

个趔趄,扑倒在地。挈盒滚落至路坎下。祖母叫一声“皇天”,拉我起来,一边“骂”我“鲨鱼儿”,一边下去收拾。挈盒盖子已掉落,八角碗滚到外边,小肉块散落于枯草丛,只有“纸蓬包”基本完好。我深深自责,甚至有些恐惧,见祖母在捡小肉块,赶紧帮着捡。

小肉块总算捡起来了,八角碗里仍然是满满的,只是有的肉沾上泥土,挈盒里沾上汤汁,就这样上门拜年肯定不行。怎么办?祖母想了想,去前面池塘里洗洗吧!四甲村的池塘,池水清澈,祖孙俩就在池塘埠头把肉洗了一遍。祖母还用手帕把挈盒擦干净,重新装好,又上路了。

到了姑婆家,姑婆先给我们煮点心吃。那时点心的标准做法是:肉片盖在素面上,底下加两个荷包蛋。吃完点心,互相给对方小孩子压岁钱。拜年带上小孩子,除了是惯例,也有图个压岁钱收支平衡的想法。接着是坐着聊天。然后起身告辞。

“纸蓬包”照例是不收的,白烧肉被收下,八角碗洗净放回挈盒,碗里放瓯柑、糕点作为回礼。路上摔倒的事,祖母自然没对姑婆说,只是告诉她,肉烧熟已有多天,需要重新烧一次。

回家路上祖母告诉我,出门不顺,不是好事,不用多说。但我一直感到忐忑不安,如今忆起,倒觉得有趣!

旅行过年

■姚远

近几年,逢年过节会携妻带子去旅行。但说来惭愧,光顾自个潇洒,全然忘记身后还有一位默默惦记和牵挂我们的老父亲。又快过年了,回味去年带老爸一起去黄山旅行的经历,累并快乐,充实而美好。

记得儿时,一家人出游是我最开心的时候,即使到近在咫尺的仙岩梅雨潭,也是一段难忘回忆。然而,自长大后从没和长辈一起出游。七八年前母亲因病去世,父亲独自一人操持杂货店。去年年底,在我们姐弟四人轮番劝说下,父亲终于狠下决心关了杂货店。

“爸,今年跟我们一起去旅行过年吧!”望着日益佝偻、满脸沧桑的父亲,我的眼眶竟有些湿润。忙活大半辈子,也该到处走一走了。老爸犹豫片刻,终于答应了。

最终确定黄山为目的。为看壮美的黄山日出,我们入住山顶宾馆。我跟老爷子同住。前半夜,被他雷鸣般呼噜声吵得睡不着,后半夜迷迷糊糊才睡一会儿,又被闹钟吵醒,赶紧起床唤醒大伙。

宾馆距离光明顶仅10分钟路程。大伙迎着冷飕飕的晨风摸黑出门,有不少人打着手电筒上山。此时光明顶观景台已聚集不少人。远处一座小山头,据说是绝佳观日点。远处山峦起伏,云层汹涌,一道耀眼的金色天际线将天空划为甚

为分明的几个层次,从上到下依次是蓝白金灰。天际线的金圈变浓变大,随之云层颜色加深,山峦轮廓渐渐清晰。

“太阳出来了,出来了!”人们一片欢呼,照相机“咔嚓咔嚓”响个不停。紧接着,一轮耀眼光盘从天际线上蹦出来,刹那间,光芒万丈,云层山峦显出本真,好一幅水彩画!

“太美了!没有见过这么美的日出!”老爷子像孩子般欢呼道。

大概是前天下过雪,漫山遍野铺了一层洁白的积雪。踩在上面,“沙沙”作响。晶莹剔透的雾凇一条条挂树上,煞是好看。

老爷子健步如飞,把我们年轻人远远地甩到后头。在我们观赏迎客松时,他还打来电话催,走快走快。大伙哭笑不得,我嚷嚷道,“老爸,你究竟是来旅行还是赶集啊?”

原计划要在黄山脚下再住一晚,老爸突然提及正月初一已跟叔叔、姑姑家约好,要去奶奶和妈妈坟头“拜坟”。我们只好连夜赶回去。

回味过年旅行,累并快乐,充实而美好。尤其是那趟带老爸一起出游,收获很多。看到他开心,我也有莫大的满足感。现在人们喜欢呼朋唤友去游山玩水,何不趁父母身体尚硬朗、腿脚尚灵便时带他们出去走走,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,尽尽子女的孝心呢!

拍全家福

■胡燕燕

最近,一对父女连续35年在镇江金山塔影湖边拍摄照片的传奇走红网络,这组“编年体”照片令无数网友唏嘘感动。

春节期间,我家常会拍全家福,虽没有如同镇江父女组图这般连贯,拍照地点也常变化,可总归记录下一个家庭在某个节点上的状态,更有对旧岁的总结和对新年的期盼。姐姐、哥哥和我,从稚嫩、青涩到成熟懂事,伴随着父母悄然生出的银丝,全家福上陆续添了姐夫和外甥,之后再添了侄子和侄子。

家里存留最早的一张全家福是黑白照片。爸爸说,那年,他和妈妈在外地谋生,平时鲜有机会外出,逢春节得闲,带三小孩去边上公园转转,公园里有专门为游客拍照的人,特意请师傅拍了一张。在照片里,我和哥哥分别坐在父母腿上,姐姐稍大,站在一边。父母那时很年轻;小孩的脸,饱满、清澈、无邪。

对春节拍全家福有记忆,已是上小学时。拍照要上照相馆。照相馆开门至少得等正月初三后。按照习惯,初一一定得穿新衣服,为让新衣服拍照保持干净整洁,连带着和小伙伴们嬉戏都格外仔细,唯恐弄脏衣服。照相馆里有很多拍照场景可以选,背景墙布一拉,一家人就可以“出现”在机场、餐厅、公园等各地。站在画有飞机的幕布前拍照,是未曾坐过飞机的三小孩最一致的选择。若干

年后,我和姐姐在机场候机,想起当年的拍照场景。姐姐笑道,我当年就站在距离“飞机台阶”最近的地方,抬起右腿,摆出登台阶动作,头上还扎着大红花,嘴唇鲜红,以及眉心大红点。

后来,家里添了胶卷相机,全家福一般在自家院子拍。春节里,选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,一家人排排站好或是坐好,让当时光影定格。如今翻看当时照片,总觉得严肃有余,活泼不足,大家都正襟危坐。

2005年,数码相机已经流行。那年,姐姐结婚了,哥哥工作了,我上大学了。2006年春节,全家团聚。吃年夜饭时,爸爸妈妈开心地总结,说三小孩在今年都步入新阶段。饭毕,点亮客厅所有的灯,支起三脚架。这一年的全家福,大家都喜气洋洋,拍照姿势也更轻松随和。在爸妈眼里,是看到子女成长的欣慰;姐夫姐姐,则是新婚的幸福甜蜜;哥哥,带着离开校园进入社会的憧憬和期待;而我,或许是大学生活太轻松愉快的缘故,只见满脸的肉嘟嘟,一改拍照瞪眼的专注表情。

近几年,外甥、侄子相继加入,为让小朋友在镜头前展露甜蜜笑颜,大家可谓使出浑身解数,哄着两个调皮小男孩。

前些天,妈妈在微信群转发一条题为“全家福照片就这么拍”的信息,是关于外国家庭拍摄的创意全家福组图。羊年春节将至,期待今春的全家福,能印下更多喜庆与圆满。

理发过年

■清流

在小时候记忆里,过年理发可是件头等大事。迎接新年,得从头到脚焕然一新。新帽子、新围脖、新衣服、新裤子、新鞋、新袜子,唯独头发长得像“海贼”一样,总归不太像话。所以,每逢快要过年时,县前头理发店里总是人满为患。

那时候,小孩子最常见的经典发型就是“杨梅头”。那种发型把头发剃得很短,紧贴着头皮,一根根头发支棱起来像似杨梅,看起来非常清爽。

县前头理发店是当年的国营理发店,里面都是拥有多年理发经验的老师傅,剃起“杨梅头”来个个是行家里手。大家排着队等着理发。只见理发师拿着电推子“嗡嗡嗡嗡”没几下就搞定了。理发、洗头、交钱、走人,整套流程如行云流水。一个上午,熟练的理发师一边轻松地与老顾客聊天,一边就能剃10多个“杨梅头”。

我特别喜欢那时候位于解放路中段的县前头理发店,店外面古色古香,里面宽敞明亮,就像现在的一些古民居,很有一些气派。想要到店里理发,还得迈过好几级台阶才能上去。推门进去,只见七八张剃头椅一溜排开,前面是一面明亮的长方形镜子,边上是使用多年的

木制柜台。坐在古旧的剃头木椅上,轻轻转动就会发出一阵阵吱吱哑哑响声。

我当时最羡慕的是那些大人,安安静静地躺在剃头椅上,身上罩个大白布,露出个大脑袋。理发师往下巴上蒙上一层厚厚的热毛巾,然后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头刀在厚厚的布布带上使劲摩擦,那声音听起来让人感觉毛骨悚然,但又觉得非常剽悍带劲。在我们热烈期待的眼神中,理发师左一刀,右一刀,短短几分钟时间,那些大人满脸的络腮胡子就全不见踪影,让人感觉特别神奇。

不知不觉间,站在旁边观看的少年已长成躺在剃头椅上的大人。从以前被父母逼来理“杨梅头”,到现在带着儿子来理发过年。记忆中的县前头理发店早在10多年前就搬到新址,曾经年轻的理发师们也渐渐变老。记得前几天理发过年时,我悄悄告诉那位常年帮我理发的老师傅,“知道吗?你已帮我理了22年‘杨梅头’了……”老师傅听后,神情明显有些恍惚。

岁月如梭,在随后的人生旅途中,无论我是否身在异国他乡,无论县前头理发店如何变迁,我总会坚持回老家理个头发,陪妈妈、兄弟、妻儿好友快乐过年……